

柯 尊 解

望 莲 嫂



收 獲 丛 书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7.57

62

柯
尊
解

望
莲
嫂

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·成都



SHOUHUO
CONGSHU

8610268

7247.57
1462

责任编辑 陈天美

封面设计 代 卫

望 莲 嫂

柯尊解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960毫米 1/32 印张4 插页4 字数66千
1985年12月第一版 1985年12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: 1—3,300 册

书号: 10374·185

定价: 0.88 元

端午节清早，太阳出山了，雾还没散尽，白蒙蒙地笼着对面山上黄艳艳的小麦地和一片绿茵茵的豌豆地。

冯婶不在家里蒸包子，却颠着小脚一拐一拐地边朝对面山地跑，边喊：“望莲嫂——”

“呃——”望莲嫂从豌豆地头弓起腰，把手里的豆荚丢进篮，忙朝村路上张望。

这是个三十出头的俊媳妇，看去文文静静，不象庄稼地里的，倒象个小学老师。穿件蓝底子白细米花褂子，头上扎条淡黄的印花新毛巾，活象一大朵花儿。

就因为振金讨了这么个俊媳妇，倒叫才七户人家的陈家泉塘在全公社出了名。

为啥呢？望莲嫂不光模样儿俊是全公社的头块牌子，心灵手巧也盖过了全公社。她特会做吃的，就是一碗萝卜菜，她炒出来味道也格外不同些。有

一年县里到山沟大队来开个啥现场会，坐小车的就来了二十几位。那餐饭就是请望莲嫂掌的勺。人家吃了，个个咂嘴舔唇，事过好多年还在念叨哩！

要论心眼儿，那更是没说的，村上的姑娘媳妇出个门，挪个脚，总要跟望莲嫂结伙搭伴，家里人才放心。

“啥事哩？冯婶！”望莲嫂挽起两篮豌豆荚，迎着冯婶问。

“你快回吧，我那两个婆娘崽不叫我过节，在屋里闹哩！”冯婶气吁吁地说。“借你的佛面替我压压邪吧。”

冯婶本是个福气人，两个儿子两个姑娘，都成劳力了，不愁吃不愁穿的，宽心着哩，可近年把两个女儿心变大了，老跟她闹别扭。

“又是闹着要去县城做零工吧？”望莲嫂笑着问。

冯婶拍着手叹着气说：“是哩！是叫胡家桥那伙鬼妮子煽动心的！那伙鬼妮子在县里做零工，每人带块表回来过端午，她两姊妹就眼热啦。我才说她们两句，就跟我上火啦，立马就要离家去县城哩！她哥嫂也不管，还怂恿妹子，象个人么？唉，这个家呀！”

望莲嫂笑笑说：“冯婶，你怕钱咬手么？叫她们去见个世面，也挣身衣裳回哩！”

“那哪成！”冯婶急了，说。“大姑娘家外头

闯，我怕；除非你带着她们。”

“你谅我不去？”望莲嫂笑得山响。

冯婶没笑，挺认真地说：“不是那话哩，有你带着我才放心哩！”

说着话儿进了冯婶家。秋萍、秋芳两姊妹都噤着嘴，拎着包袱，一个站在门槛上，一个站在灶头边。

“这是要去哪儿呀？”望莲嫂笑嘻嘻地说。

秋萍嘴一撇，赌气说：“哪儿也不让去，呆在家里，就那几亩死土地，才够半年活儿，几个大劳力闲着，杀肉哇！”

“有福不会享！”冯婶因有望莲嫂在，气也壮了，骂着。“叫你快活点，是坏事儿么？象那几年，寒冬腊月叫你开港做水库去，磨脱你一层皮才舒坦？骡子骨头生得贱！”

“那你索性赐点福呀，给我几十百把块的，叫我上城里逛逛！”秋芳站在灶边，虎声虎气地顶着她娘。

望莲嫂往屋里推着秋萍说：“得啦，瞒不过嫂子，你两个呀，是想进城找对象吧！”

秋萍被气笑了，抢上来揪住望莲嫂：“撕了你这张烂嘴！”

秋芳暗里抓了个热包子，趁着望莲嫂跟姐姐打闹的空儿，冷不防凑上去，骂声：“嗝气！封了这张臭嘴！”一包子塞进了望莲嫂口里。

姑嫂三个笑着闹了一阵，气也闹散了，望莲嫂

便一手拉住一个，说：“算啦，过节哩，别找气生啦！要去城里做零工，也得拣个日子，今日呀，先陪嫂子去逛趟秋阳镇，不定我能带你们去做工哩！”

秋萍、秋芳也不过是跟娘赌气，真要走就等不到望莲嫂来劝了。这会儿听说望莲嫂邀她们去逛秋阳镇，便都忙着动身去收拾。

望莲嫂这才挽起篮子，刚要出冯家的门，丈夫振金慌里慌张地跑来，隔着老远就喊：“你快去看看吧，他德英婶家里又闹起来了哩！”

望莲嫂一惊：“今儿是怎么啦？又是莲船又是会，又是婆婆八十岁，拣上过节日子好，都来凑热闹是怎么的！”她拉起秋萍、秋芳就往德英家跑。

德英是振金的兄弟二傻子振银的堂客，这是个不幸的女人，才二十五岁，长得象仙女一般，也不知她娘怀她时吃了啥仙果子，任你日晒雨淋风吹霜打，她总是白白净净、细皮嫩肉的样儿。

在山沟里，女人长得太标致了，那是招是揽非、逗灾惹祸的根苗。可不，就在那一年在秋阳中学读书时，跟着文艺宣传队到水库工地演戏，被工地管宣传的雷干事骗了。事情闹出来，人家那个窝，还是区里的干部，德英可就由人变为鬼了。五里三乡落了骂名，走到哪里臭到哪里，一直找不到婆家。花朵儿般灵秀的一个姑娘，人前做不得人，抬不起头，白天出门怕人，夜里出门怕鬼，见谁都

低头落目躲着走，谁见了都能指指戳戳。

后来，望莲嫂就想把她说给小叔二傻子振银。振银也算得是望莲嫂带大的。她过门时，二傻子才九岁。她象个娘一样护着小叔子。他是缺智少心眼的人呵，做嫂的不疼，谁疼呢？望莲嫂早就盼着给兄弟成个家，可他傻，又怕坑了人家姑娘，得当面一五一十说明白。哪知德英听了，竟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：

“嫂嫂，只求人家不嫌我呵。他傻，就更不会为那宗丢脸的事作贱我了！”

这是大实话。事儿就这么办了。德英一过门，望莲嫂便与丈夫商量好，给兄弟盖了幢新瓦屋，让小两口儿分开另过。

二傻子接了个仙女，还真成天乐呵呵，说不出对德英有多好。德英虽说还是成天不言不语，可脸上长了肉，有了笑容，打心底里感激哥嫂，用心服侍丈夫，只求今生平平安安也就心满意足了。

可她的命也真苦，结婚头一胎生了个女儿，第二年又生一胎，竟是两个女儿，这一下，她的厄运就又到了。振银虽傻，可十个黄花女不抵一个癞痢儿哩，他骂妻子：“娘的，尽生寡鸡蛋！”他再不把德英当人，三日一骂，五日一打。

可怜德英本是叫人作贱怕了的，心下想，眼下好歹是受丈夫的气，总比被外人作贱好忍受。便总是忍气吞声，以泪洗面。

望莲嫂也指望德英能给兄弟生个儿子，可见着振银作贱德英，又有些恼，实在看不过去了，便常常骂骂二傻子，劝劝德英。这位二傻子服嫂不服兄，发了混劲儿，只有望莲嫂才治得住，所以闹起来，振金便去喊堂客。

今日这场祸，说起来更气人，原是大队妇联主任来动员德英避孕。德英心里想，趁着过节是个机会，便端了包子给丈夫吃，一边怯生生说：“妇联主任前日来，叫我避孕哩！”

二傻子眼一翻：“避你娘的鬼！尽生寡鸡蛋，还有脸！”话出手到，抓起包子甩到德英脸上。等望莲嫂领着秋萍、秋芳赶到，振银早闻风而逃了。德英被他扯得蓬头散发，坐在灶门口哭。望莲嫂又气又恨，走过去拉起德英骂：“死人，你没手哇？只晓得哭丧！”她抹掉德英脸上的包子渣，气哼哼问，“孩子呢？”

德英哭着说：“玉荣带去了。”

望莲嫂咬咬牙，说：“那好，你就莫管了。过节呢，莫哭，跟我上秋阳镇散散心去！”

二

秋阳镇是个好地方，扼着进出屏峰山的路口子。

往北出镇有三条公路，连着湖北省的大冶、鄂城、武昌三县，离县城最近的也有百多里。往南出镇是八十里屏峰山，属湖北的咸宁、通山两县管辖，再往前便是湖南、江西的大山了。

五县走三省的商客，总在这里汇集歇脚过夜，每日进出万数人。这小镇就形成了古朴而又时髦，偏僻而又繁华的特色，早年，它就有“小汉口”的美称了。

从前，小镇只有一条两里多长的石板街，那石块如今还平平稳稳地铺着。方方正正的青冈石，经了无数风雨剥蚀，脚板磨擦，全象大理石一样光滑锃亮。

美丽的秋阳河穿过来，把石板街截成两段，河面一座青石拱桥又把小街连成一线，过桥往西两三百丈，有个小广场，叫古井台。小广场正中竖起一座古老高大的石碑坊，上面刻着四个篆字：秋阳古井。传说镇上最早的一户是韩湘子的后代，以卖茶为业。后来又有个人想到这儿卖茶，韩湘子那后代图个伴，就应允了。韩湘子却生了气：独家生意不晓得做，败家子！他就一剑戳出这口井来，砸了两家茶摊子的生意。故事真假如何，不必考究，这古井牌坊却成了小镇人教训后代的历史文物。

小镇的建筑很有特色，至今也没一座红砖小洋楼，全是有砖布纹瓦的小木楼，一家一户共山搭

脊，门对门蹲在石板街两边。一家一个门面，门前一律横挑着两人合抱的大横梁，梁柱上雕龙刻凤，镂花剔朵，很讲究。

镇上的人也很有特色，两千多户没一个正儿八经做工种地的，敲白铁，修电筒钢笔的便算是产业工人了，其余全都是生意人。靠着一把十九桥的算盘，一杆十六两（现在改十两制了）的秤过日子，做的多是现买现卖的生意。每家有一处摆摊子的世袭领地。乡下人、外地人挑货进街，他们便一次全买下，叫“上货”，然后放到摊子上卖。外人是没地方摆摊子的，你不能当街摆摊子，也不能挑在肩上卖，只能“上”给他们。“生意不抢行，买卖做不长”，这句话已成为小镇居民生活的信条了。

祖业相传到如今，少不了出些生意精。“秋阳镇的秤，斤半十八两，半斤六两足”（指十六两制），那怕生意做到亲舅子那儿也这样，这是老话。而今的人多不这样了。可总也有难改的，猴子摸屁股，惯了手脚，不那么作，反而感到对不住人，心里痒痒得难受。

从前古井台往北没街。目下呼啦一下子形成了一条百把丈的大街，虽没名字，可全镇顶数这儿热闹。电影院、文化馆、汽车站全在这儿。镇上的个体户也全往这儿挤，满街净是卖吃食的，这家馆子出来，隔道墙又是一家馆子。卖的东西也差不多，

最作兴卖麻花油条糯米酒。对外人，街邻们心齐得象兄弟，可亲兄弟明算账，谁没吃饭的心？一个粑粑，你多了我就少了。所以，街邻之间为争地盘抢生意扯皮，吵架骂娘，那也是家常便饭。

秋阳镇的人是看不起乡下人的。可他们的食禄，却一刻也离不开那些乡下人。就连烧的柴吃的菜，也全靠那些乡巴佬一担一担地往街上挑。这也给了乡下人一个赚钱的机会。

望莲嫂是个有心计的人。别人只赶着种早豌豆，她却要丈夫种了两厢地的迟豌豆。凡事赶个稀奇才有便宜占，早有早的好处，迟有迟的好处。这豌豆，三四月里才叫吃新鲜，眼下五月了，别人早没有了，我有新鲜的，那是奇货，比三四月间不知珍贵多少呢！

进街人多，挤不通，望莲嫂自己挑了一担走前，叫秋芳挑一担走第三，中间点着德英，秋萍眼尖心活，叫她断后。

“德英抓着我的褂子，别挤丢了你，秋萍后头看着，别叫街浪儿们偷了咱的豆！”乡下人称镇上人是街浪儿，而且认定他们是些贪小便宜的货。她一把抓住包了铁尖的小冲担，一路高声叫喊：“戳了背哟，让开路哩！”横冲直撞，如入无人之境。

这四篮新鲜豌豆，果然逗得一街人心痒眼馋。

“喂，豆卖不？”人家赶着问。望莲嫂听得清

楚，装着没听见。秋芳忙答：“卖呀！”

“啥样价？”立即一群人追上来。

“快走呵！”望莲嫂扭头丢来一句，自顾往前挤。秋芳不吱声了，猜着望莲嫂心里又有了鬼道道。

货好不愁卖。先要探清楚水路哩。望莲嫂一进东街眼就没闲着，左睃右瞄，一直到了桥西，也没见着有卖豌豆的。一路又尽只听得问的。她心里默记着。好哩，街浪儿有钱我有豆，他闲得牙痒，图吃新鲜，姑奶奶今日可要敲几个，也算你们孝敬了我。三四月的新豆荚是二角，那阵子赶早的豆荚多，眼下独这四篮，卖它二角五不算多。

满街人穿的褂子，不是带网眼的，就是透着肉的好布，只怕冲担尖戳坏了衣服，见着望莲嫂撞过来，虽是骂骂咧咧，却不敢不赶着往两边躲，乖乖地给望莲嫂让开一条路。望莲嫂心里话：“骂吧，给姑奶奶让路就算你孝顺了。”她也不跟人对骂，没工夫，要赶路哩。一路只朝前面冲。人们望着这个泼辣女人，气也不是，笑也不是。德英扯着望莲嫂的后衣不敢抬头，秋萍、秋芳见着望莲嫂只顾朝前闯，街两边的人只往边上闪，倒忍不住吃吃笑个不停。

望莲嫂领着德英、秋萍、秋芳姊妹没一刻工夫就挤到了古井台，绕着牌坊朝北一拐，瞅着文化馆

门口一家麻花店侧边有块空地，便朝那里挤去。

开店的夫妻俩，也真是好货配好货。男的姓殷，一脸肉刺，左眼一个大疤子。女的姓马，一脸黑麻子，牛高马大，蓬乱的头发顺眼角粘到嘴角。

望莲嫂把篮子放到空地上，那男人老远就嚷开了：“嘿，挑开！挑开！”

“怎么啦？”望莲嫂吃惊地问。

“怎么啦？你那篮子放的不是地方！”

“没当道，不会碍师傅生意的。”

“那空地是我们占下的！”马氏伸出头来，吼叫着。

望莲嫂心下有些火了。心里想：你占的，那这地方就不是你家的了，不怕你！

“是你家的么？”她故意问。

殷疤子更不耐烦了：“不是我家的，更不是你家的呀！”

“那就得啦，我借地方放放篮子！”

“你讲理不？”

“谁不讲理啦哩？”

“总归有个先来后到吧！我是天天在这里做生意的，你一来就占啦？”

“你天天占得，我摆一会儿就不行啦？”

殷疤子被呛哽了，黑麻子马氏正要冲出来耍狠，早有一十人围上来要买豆荚了。殷疤子夫妇也

就没奈何了。

望莲嫂卖出了三、四秤，刚要伸伸腰擦把汗，蹲着等称豆的一个人便拉着秤盘子催：“快称哟！”望莲嫂听着声音好熟，猛一怔，低头一看，呵？真是他！化了骨头烧成灰也认得的！她猛地一提秤盘系，把豆倒进篮，两眼瞪得溜溜圆，冒着火嚷：“不卖！”

那人也气冲冲站起来，正要赌狠，猛一见是望莲嫂， “呵”了一声，扭头就走。

镇上人认得，这位是工商行政管理所的倪冬安所长，只不知他为啥事怕这个乡下女人。

倪冬安跟老婆何凤鸣一起上街，本是买菜的。秋阳镇的居民都有这习惯，见着一堆人围着抢的，就是一坨臭狗屎，也成了甜粑粑，总要抢着买一点。倪冬安退出来，他老婆却不识相，以为自己是镇长，在这街上怕谁？便挤进去要看看是什么人。一见是望莲嫂，更是焚起一堆无名火，心里话，你还臭硬哩，要在十年前我不罚你流脓流血，算你本事高！她嘲弄地一咧嘴说：“怎么啦？倪冬安的钱不是钱？你横竖是卖的货，难道还要挑拣买主？”

话里带渣子也不看对象，望莲嫂能怕她？她也一声冷笑：“嘴巴干净点，”她把个巴字拉得特别响，特别长。何凤鸣那副尊容，从两边嘴角开始，整个腮帮子被两块大疤子扯着。诗配画，围着的人

一听先就笑了。望莲嫂乘胜追击，又补一句：“我这豆是给人吃的！”

“你骂谁？”何凤鸣恼羞成怒，抢上前要动手。秋萍、秋芳嗖地抄起冲担扑上前：“咋啦？想打架？”吓得德英只恨少生一只手，拉不住三个，急得直叫唤：“姑奶奶，你们就莫火上浇油啦！”

这时候又挤进来个驼背老头，扯住何凤鸣：“何镇长，算啦。大人不见小人过。”何凤鸣认得是白铁老姜。他转而笑吟吟对望莲嫂说：“大嫂也算啦，做生意么，和气生财。怎么样？这豆二角六全上给我吧。”

望莲嫂也不想打架，念着老汉打圆场，一斤豆又多给一分钱，省了自己磨工夫，便尽数卖给了白铁老姜。

望莲嫂收了钱还没挪脚，白铁老姜就近借杆秤便喊：“鲜豌豆呀，三角六一斤哩！”

望莲嫂气傻了眼，抢上前一把抓住他的秤问：“你黑了心么？转手高一角！”

白铁老姜不屑地笑笑：“小娘子莫非眼红了？转手贩卖我合理合法，你不服，告我去！喏，刚才遭你骂的那位倪同志还没走，他是工商所的。你不会写状子，我还可以代笔的！”

何凤鸣见着报复的时机到了，凑上去不阴不阳地说：“政策允许的，哪个有狗胆告你？来，我买

五斤！转身又叫，“冬安，拿钱来！有钱想买么样货，就买么样货！”

气得望莲嫂眼泪直在眶里打转转。

三

心里窝了气，再也无心逛街了，望莲嫂一行四个，气闷闷出了南街口，一直走了两里路到了南门堤，四个人全都鼓着腮帮子噤着嘴。德英见大伙全不作声，心里很不自在，她怕嫂嫂心里老想着倪冬安、何凤鸣那对恶夫妇，又会勾起伤心事，便总想找句话来打岔，可又老想不出句合适的话来。又走了好几里，到了女儿桥，四个人闷头进了桥上凉亭坐下。望莲嫂一屁股坐瘪了草帽顶，拧着眉毛直愣愣盯着桥下的水草。秋萍、秋芳斜靠着凉亭木栏杆，呼哧呼哧摇着草帽扇风。

“街浪儿，神他娘个屁！”秋芳恨恨地骂。

“一个月几十块钱。还不抵我一天一担柴哩，哼！”秋萍也恨恨地骂。

德英心下想：死婆娘崽，这阵子骂倪冬安、何凤鸣，那不是撩着嫂嫂伤心么！她偷着瞄了望莲嫂一眼，见望莲嫂眉心跳了一下，急忙岔开一句：“娘个肠，那驼背佬真刁！”